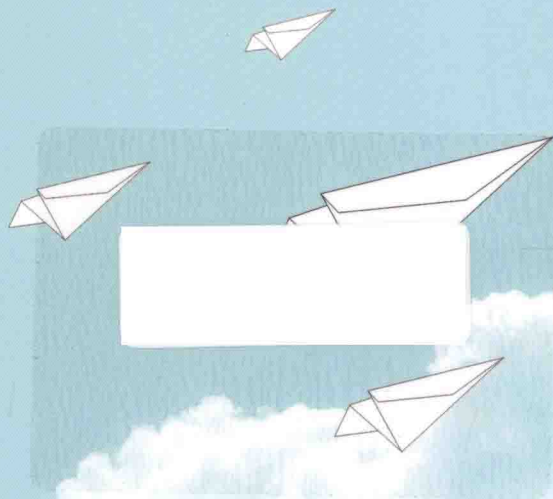


记者的 JIZHE DE MENGXIANG YU SHIXUN 梦想与实训

龙超凡 ◎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记者的 JIZHE DE MENGXIANG YU SHIXUN 梦想与实训

龙超凡 ◎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者的梦想与实训/龙超凡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211-06982-8

I. ①记… II. ①龙… III. ①新闻工作 IV. ①G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8474 号

记者的梦想与实训

JIZHE DE MENGXIANG YU SHIXUN

编 著: 龙超凡

责任编辑: 林 顶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微 博: <http://weibo.com/fjpph>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桔园洲工业园 19 号楼

邮政编码: 350002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6982-8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偶然（代序）/1

第一章 追梦聊天室

报社不看门户看本领/15

报社“难进”给人的启示/17

理工科学生也能当记者/19

记者团里学基本功/22

勇敢面对第一次采访/25

初学写作可模仿/27

怎样与记者打交道/30

给记者投稿的艺术/33

“一稿多投”弊远大于利/37

把学本领放在第一位/40

名靠文章著/42

名片背后有学问/45

从采访对象身上吸取养分/47

莫碰新闻禁区/54

- 到底什么是新闻禁区/56
- 误入禁区后的应对/59
- 答学生记者四问/61
- 别上假记者的当/64
- 说说白跑一趟的采访/67
- 对话《中国教育报》记者李益众/69
- 对话《新华日报》记者黄伟/75

第二章 实习练兵场

- 没写过稿前别忙实习/87
- 毛遂自荐去实习/89
- 实习生看报要“寻花问柳”/91
- 心甘情愿“自找苦吃”/93
- 把自己当正式记者看待/95
- 莫抢着给记者拎包/97
- 别给记者帮倒忙/99
- 眼睛一瞥不空归/102
- 宴请面前须三思/104
- 新闻敲诈等于玩火自焚/107
- 师带徒何必“留一手”/110
- “单飞”机会不可失/112
- 求“质”还是要“量”/114
- 实习后可否留在报社/117
- 面试巧讲故事/120

第三章 新闻会客厅

- 高校校园新闻线索的发现/125
- 采访提纲的落脚点在哪/130
- 暗访的前提是自我保护/133
- 抢新闻意识不可丢/136
- 批评性报道要留有余地/140
- 突发事件须深入现场采访/143
- 脱离采访本写稿/145
- 跳出“校报式新闻”模式写稿/148
- 会议新闻怎么写“出彩”/153
- 同一题材的不同写法/161
- 好故事源于深入采访/167
- 报到内容要立足读者需求/169
- 采访“极端人物”应换位思考/172
- 让人物的个性和思想闪光
——采写先进人物报道体会/179
- 专业报道要写出前瞻性/187
- 新闻报道别让读者疑云重重/193
- 准确方可避免闹笑话/197

第四章 采访故事汇

- 两兄弟江城租房寻父/203
- 医疗广告坑害打工仔/209

记者的梦想与实训

流浪女冻僵在公厕/212

清洁工倒欠老板工资/217

减肥店按斤论价/220

少女街头跪求路费/223

与“黄牛”过招/226

旱厕里惊见竹片/229

再忆建瓯延期高考事件/232

后 记/241

偶然（代序）^①

人生中有些事情似乎是冥冥之中已注定，比如注定让你在某个场合，认识某个人，一起经历某件事儿，这或许就是所谓的“缘分”。“缘分”真是一件悬乎的事情，你见不着，也摸不着，但它或隐或现地存在着。说它悬乎，它真的很悬乎，因为只要少了组成这个“缘分”中的任何一个偶然，“缘分”或许就不复存在。

我选择了记者这个职业，便纯粹是一个偶然。

一

上大学前，我并没有亲眼见过记者，更是做梦也没想过会从事记者这个职业。如果说我对记者这个工作有些向往或羡慕，可能缘于两件事情：第一，某青年期刊刊载了该刊记者如何走访辍学贫困家庭，如何让孩子重返“学堂”。第二，我所就读高中学校借高考之机乱收费，学生们怨声载道，据说武汉一家媒体记者前来采访，结果第二天学校就把多收的钱退到了我们手中。

依稀记得，听说记者来学校采访的那天，我特别想前往“凑热闹”，想一睹记者“芳容”。可惜，记者早走了，我也就没看成记者究竟长个啥样。

当然，我也没有因此而奢望成为一名记者，在我心目中记者是了不起的人，记者这个职业高不可攀。人该有自知之明，该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更何况，我的起点是一个农村孩子。

从小，我常听到亲戚们念叨当老师好，理由很简单：老师这个职业受人尊敬不说，而且风吹不着，雨也淋不着，收入比较稳定。受此熏陶，我给自己的定位也就是当一名教师。于是，高考那年，我的高考志

① 本文系作者在福建农林大学的讲演《善缘·机缘·随缘》，略有删节。

愿填报的是清一色的师范专业，第一志愿便是一所部属师范大学。

本一批高校录取那天，我迫不及待地读了当天的报纸，当看到那所部属师范大学的投档线比我的高考分数低6分后，我想应该被录取了，内心说不出的舒畅。可是，当在网上查询录取情况时，我惊呆了，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屏幕上分明显示着录取我的是第二志愿湖北大学。

这个真实的玩笑，便是注定我做记者的第一个偶然。

二

进入大学后便是军训，整个湖大教育学院新生编成一个排，由三四个教官负责军训。休息时，我才大开眼界，新生中能歌善舞者比比皆是，有的吹奏着我过去都没听说过的乐器。这些“身怀绝技”者很快便受到了教官和辅导员的青睐，而“资质平庸”者最多只是跑龙套而已。

我会什么呢？我啥特长也没有。一天天的军训，让我明白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自卑情绪在心里悄悄发芽。

某天，公共事业管理专业2000级学生吴新林到寝室与我们闲谈，并鼓励我们给学院军训简报投稿。我寻思过去自己的作文经常被语文教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念，也获过国家级作文奖，便怀着试试的心理投稿了，结果意外的见报了。

或许，就凭借这个小稿，让班主任和同学们对我有了一些印象，我顺利选上了班级宣传委员，好歹混上了个“一官半职”。不久，我报名参加竞选学院学生会干事，但以失败而告终。于是，我又“转战”学生社团，加入了教育学院负责管理的心理卫生协会。

那时，社团究竟是做什么的，心理卫生协会主要做些什么，我几乎是一无所知。但幸运的是，吴新林、姚延琴等社团负责人对我很赏识，不到一个学期便提拔我当社团宣传部长。很快，我便感觉肩上的担子不轻，既要负责策划组织活动，又要做好活动的宣传报道。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摆在我面前：协会会员几乎都是新生，活动热情都很高，但会写新闻报道的人却没有。咋办？

“七分做，三分说。”社团负责人提醒我说，社团活动做得好固然重要，但参与活动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一定要做好活动的宣传报道，否

则效果会大打折扣。

无奈之下，我只好赶鸭子上架，亲自操刀写报道。说来可笑，我提笔时连什么是新闻都不知道，只是仿照校报上的相关活动报道而“依葫芦画瓢”。

与此同时，吴新林给我介绍了教育学院的两位“名记”：一位是谷岳飞，长期在社会媒体实习，呆在学校的时间很少，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一位是雷学平，是校报主力之一，大作频频在校报刊发。于是，我便频频拿着我的“小作”奔向雷学平的寝室，向其虚心求教。令我感激不尽的是，雷学平总能放下手中的事情，对我的每一篇稿件都给予了认真指点和修改。

记得那时，我没有电脑，也不会用电脑，写稿都是用笔写在信纸上，边写边修改，写完后再誊抄一遍。可是，在誊抄的时候，我总觉得这里或那里不满意，便又涂改了，于是再誊抄。一篇稿子，至少也得在纸上折腾个四五遍。我曾想：如果不是虚心求教，雷学平会倾心指点我吗？

这个被迫的“提笔”，便是注定我做记者的第二个偶然。

三

大一寒假前夕，班级好友邓中元拉我去参加一个在校内举行的寒假兼职招聘会。有一个学生记者在现场采访，却没人愿意接受采访。念及“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我便积极配合他的采访。不料，我们交谈之下挺投缘，深交由此拉开序幕。

这个学生记者叫石猛，中文系 2001 级学生，任校报记者，已经在校内外发表了不少稿件。他对我说，武汉市几家媒体跑教育的记者经常跟他联系，希望他多投稿。石猛夸口说，一些媒体记者若来学校，必定会请他吃饭。

2003 年春，石猛由于更倾向于给社会媒体写新闻稿，便决定离开校报记者团。辞职那天，他特意把我带到记者团，郑重推荐我加入记者团。由此，我凭借关系轻而易举地“混”进了校报记者团。

没多久，我便弄明白了记者团是咋回事儿，这是一个学生记者练就十八般武艺的好平台。然而，平台再好，终须自身有作为。事实上，记

者团不乏新闻爱好者，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探讨新闻采写业务，承担一个又一个采访选题的采写任务，争相在校报上发表新闻稿件。但也有—些学生是冲着学生记者这个光环加入的，他们在乎的是学校党委宣传部发放的采访证，并不在乎发稿不发稿。起初开例会时，这些人来露个脸儿，一段时间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也渐渐被大家所遗忘。

说记者团是一个好平台，诚然不假，不仅有一群学生记者定期聚在一起“切磋武艺”，而且可以经常到校报编辑面前晃悠晃悠，混个脸熟。这样一来，当稿件质量尚可，校报编辑再给个“恩典”，稿件就变成了铅字。

我第二次进记者团开例会时，便主动申请接了一个硬活。当时团长安排来自新闻系的学生记者朱莹莹和我一起采访。采访后写成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文章。文章见报后，反响甚好，相关单位也十分满意，团长在例会上表扬了我们。我听了也很高兴，在新闻采写方面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

后来，校报上经常刊登我采写的新闻，大抵是教育学院的相关工作。通过这些练笔，我初步掌握了校报式新闻写作的基本技巧。

这个邂逅，便是注定我做记者的第三个偶然。

四

石猛的夸口，不久便兑现。

大二上学期的某一天，石猛兴冲冲地打电话给我，称《楚天都市报》记者向勇来学校了，相约一起吃个便饭。见面后，石猛着实把我表扬了一番，旨在让向勇对我“高看一眼”。我对向勇的印象也挺好，有亲和力，没有耍大牌。那顿饭吃得比较简单，却很愉快。如果我没记错，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记者”。

不久，石猛给了我一个挺好写的新闻线索，我写好后立即发给他斧正，结果这则消息在2003年10月30日《楚天都市报》上刊载，引题和主题分别是：“高校寝室禁止男女互访”“能否建立异性会客室？”

这便是我第一次在社会媒体露脸。当天，石猛提醒我稿件见报后要做两件事情：第一，要买两份报纸，一份保存一份裁剪复印使用；第二，要仔细比较自己的原稿和见报稿，分析记者编辑在哪些地方做了修

改、为何如此修改。在我当正式记者前，我一直对此恪守不渝，因此也养成了写采写反思笔记的习惯。

一个月后，向勇打电话给我称，他在写一篇关于“高校校区偏远学生出行难”的稿件，请我完成部分采访。我按时完成了采写工作，提供了部分文字。结果，我第二次在《楚天都市报》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向勇又一次以实际行动鼓励了我。

就这样，我断断续续地与向勇合作，在《楚天都市报》上发表了一些稿件。渐渐地，我在校园学生记者中似乎也有了一点名气，不仅可以频繁在校报上发表稿件了，而且其他媒体记者也盯上了我。他们有的来学校请我吃饭或约我聊聊，有的不时打电话问我是否有线索或稿件，声称若有选题可以一起做。于是，我开始给武汉几家报纸的记者供稿，稿件不时见诸报端。

值得一提的是，我大二学年几乎是在忙碌和劳累中度过的，主要做的就是三件事儿：上课、写稿和当学生干部。这一学年，我担任了校报记者，教育学院通讯社记者，教育学院团学联常委、社团联主席。一周里，我至少要参加四个会议，消耗了大量休息时间。

是继续两者兼顾还是专门做记者？权衡之下，我把天平倾向了做记者，毕竟这个能给我带来更多的乐趣。后来，我在社团联主席任期满后，毅然决定不再担任任何学生干部职务。此举遭到了学院有关领导的批评，也受到了惩罚，班主任陈礼志先生给了我很大安慰，感激之情常记心中。

大二暑假，我想找一家报社实习，但由于我所学专业与新闻沾不上边而举步维艰。武汉地区高校新闻系学生实在太多了，报社实习生扎堆现象十分严重，普遍一个记者带三四个实习生。平日联系的几个记者人微言轻，不便向人满为患的报社推荐我实习。我试着像谷岳飞一样去报社毛遂自荐，结果对方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了。

虽然终究没能如愿实习，但这一年发稿可谓收获颇丰。

这个格外的赏识，便是注定我做记者的第四个偶然。

五

进入大三，我依然挖空心思地给武汉几家媒体的记者供稿，也不时

收到一张张稿费取款通知单。此时，我已经没有最初在报纸上见到自己名字那神经病般的兴奋了，而是越来越渴望去一家报社实习，因为我深知自己处于“高原期”。可所学专业与新闻学相差甚远，找家报社实习似乎“难于上青天”。

前方是绝路，希望在转角。

某天，向勇记者来电提醒我说，找实习机会千万不要等到寒暑假了，要趁着放假前实习生少去搞定。他建议我再次去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总编室毛遂自荐。

我被鼓动了。在去湖北日报社的路上，我一再给自己打气：一定要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理向对方推荐自己，不同意我实习坚决赖着不走。那天，接待我的是该报总编室副主任杨丹枚女士，她很友善地让我坐下来，并俯身给我倒水喝，一下子让我放松了下来。我诚恳地说了来意，她再询问了几个问题，结果她当即问我是否愿意留在总编室实习。我喜出望外，高兴地答应了。

适逢总编室一个工作人员怀孕待产，杨丹枚女士索性把其大部分工作转给了我。总编室实习生外出采访机会几乎没有，干的都是些看似不太要紧的打杂活儿，杨丹枚女士便宽慰我说：“事事留心皆学问。”杨丹枚女士还不时拿点稿件给我编辑，并让我参与报社好新闻评选的一些准备工作。

在总编室实习的一个月里，我学到了许多采访之外的东西，比如，《湖北日报》一个副总编辑待人随和友善，初次见到我就微笑着和我打招呼，然后问我：“来这里多久了？哪个学校的呀？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告诉我们。”有时，他下班经过总编室时，会走进来说：“吃饭了吗？早点去吃饭。”“下班了，早点回家啊！”一个副总编辑对一个实习生如此友善亲切，令我对其肃然起敬。这，也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真正有学问的人谦虚随和，大气大度，与之交往如沐春风。

小事也有大学问。比如，总编室一位记者在装订文件时教了我一手，即如何使两颗钉书钉与竖边平行、与上下横边距离一样。这个看似简单，但要做完美还真不容易。更何况，有多少人想过这个细节呢？而现今，一些用人单位不就是从一个个细节来衡量一个人能否“堪当重用”呢？

做人，做事，做学问。在总编室一个月，我没写什么稿件，没有外出采访，却感到每一天都无比充实和快乐。

这个友善的接待，便是注定我做记者的第五个偶然。

六

在杨丹枚女士的关照下，我终于拿到了《楚天都市报》社会部实习证，指导我的记者便是向勇。办好实习手续后相见那一刻，我们都很高兴，毕竟梦想成真了。

向勇不仅新闻工作经验丰富，而且海纳百川，对实习生格外尊重、格外关爱。实习期间，他总是和我一起商量确定当天的采访线索和选题，然后安排我独自外出采访，他称之为“单飞”。记者带实习生一起外出采访，总是以记者为主实习生为辅，实习生容易依赖记者，采访和写作思路容易随着记者走，导致实习生“没了主张”。“单飞”则完全不一样，实习生要像正式记者一样完成采访工作，各种困难都需自行解决，挑战并不小，但收获也不小。

每天，采访完后，我便立即赶回报社，用他的电脑写稿，然后等他来审阅。改稿时，我便站在他的身旁，他一边修改一边告诉我为什么这样改，并教我在采访中该注意些什么事情。我也不时把心中的疑问抛出来，他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整个实习期间，我仅随向勇外出采访3次。记得有一次是去某社区采访一位痴迷竹刻的老人，途中向勇是这样对我说的：“今天这个采访，我也拿不准，所以请你一起去看看。”如此商量的口吻，让我十分感动。

还有一次是正月十五，报社社会部安排几路记者前往几个地方采访，要求稿件反映元宵节江城武汉祥和喜庆的氛围。向勇被安排去武昌区婚姻登记所，采访这一天登记结婚的新人，他领了任务后便把这个活儿顺手交给了我。

元宵节那天，我早早地赶到武昌区婚姻登记所，不久向勇也来了，我想他大抵有些不放心，毕竟是部门统一行动，交不出稿件则无法交差。第一对新人前来登记时，向勇随手拿起新人的表格看了一下然后放下，我也上前拿起来看了看，然后放下。这时向勇先生回头问我：这对新人分别叫做什么？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我顿时傻了，一个问题也

答不上来。向勇认真地对我说：要随时在采访状态，眼睛一瞥就要记住重要信息，这样采访时就能迅速拉近与采访对象的距离。我顿悟。

整个实习期间，向勇对我一直夸赞有加，把我视为一个好帮手，而不是一个跟班。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采写社会新闻的经验十分有限，所写的新闻稿件也比较稚嫩，但向勇却坚持肯定我的点滴进步，让我在表扬、鼓励声中有了自信，有了动力，让我一步步向记者梦靠近。

这个难求的良师，便是注定我做记者的第六个偶然。

七

《楚天都市报》的实习结束后，我萌发了攻读新闻学硕士研究生的念头，便整天“窝”在湖大图书馆备考。之所以想继续深造，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认为自身的新闻采写能力十分有限，不能胜任记者工作，更何况我是非新闻系学生，而不少报社“广纳贤才”时对专业有所限制。

某天，我在图书馆苦读时接到王秀兵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在武汉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想找个人分享下喜悦。他还说，十分感谢我帮助他找到走失的父亲，一辈子都会铭记在心。挂完电话后多天，我内心一直很不平静，反复地问自己：难道我真的就这样“窝着”？难道只有考研才有出路？

英雄不问出身。我自我解嘲：假如一名非烹饪专业学生能烧得一手好菜，而且比有几个星的星级酒店的厨师还要高明，他还用担心找不到一个大厨工作？

我坚定了继续走靠实习提升采写水平之路的信念。寻思自己已经在都市报、省级党报呆过，我便想：能否找一家国家级媒体去实习呢？我想到了时任《中国教育报》湖北记者站站长刘新其先生，我只见过他一次，也是我当时认识的唯一一位中央级媒体人士。

那也是一个偶然。有一次，我到校报编辑部瞎晃悠，编辑部一位老师对我说：“下午教育学院有个座谈会，你去采访一下吧。”我欣然领命。到了会议室，我看到悬挂在墙壁上的条幅后，才知道是《中国教育报》的办报调研座谈会。前来调研的是《中国教育报》时任总编辑刘仁镜先生、高教部主任唐景莉女士和湖北记者站站长刘新其先生。尽管学校没有指定我发言，但我想机会难得，“还是要表现一下”。于是，我临

时在采访本上草拟了发言提纲，随后大胆作了发言，主题大致是“要开门办报，广纳良言，把报纸办成全国教育工作者的超市，而不要办成专卖店”。我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发言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以致几年后他们还说起此事。当然，这是后话。

2005年4月，我拨通了刘新其先生的电话，表达了实习意愿。电话中，刘新其先生很客气地说正在宜昌出差，让我回头带着已经发表的作品到记者站去。在约定的那天，我穿着白衬衫黑西裤前往记者站“应聘”，这个打扮主要是为了显得成熟些。刘新其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认真地翻看了我的新闻作品。然后，他把我带到一位近40岁左右的记者面前说：“程墨，这是我们湖大的一个学生记者，作品还发表了不少，你看看。”这位记者停下手中的活儿，接过我的作品，粗略翻了翻，问了我一句：“这都是你写的？”我答曰：“是的。请您多指教。”程墨记者说：“我正在写一组大稿，比较忙，你‘五一’以后再来吧。”而对于是否留我实习，站长和记者都没给准信儿。我客气一番后告辞。

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程墨记者，当时无论如何没想到我们后来竟成了同事、朋友。

5月8日，我一大早就来到了湖北记者站。程墨记者见到我后，就让我坐到一张空桌前看报纸，而他仍在写稿。由于在其他报社实习过，我知道实习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看报纸，也知道该用研究的视角来看报纸。于是，我认真研读《中国教育报》，似乎“看入了神”。

10点左右，程墨记者对我说：“小龙，我这里有一个两万多字的材料，你能否帮我改成两千多字的新闻通讯？”我自然应允，也知道这是我能否留下来实习的第一道考题。

程墨记者交给我的是当时报社策划的大型采访活动“中部崛起看教育湖北行”中的一篇，我仔细研读了他省份刊登的相关文章和程墨记者的采访笔记后，便开始精心写稿。一直写到下午下班前，我才将稿件交给程墨记者，而他仍忙于写稿，并没有空看我的稿件。

回校在食堂买了饭，刚准备吃，程墨记者给我打来电话，高兴地说：“小龙，你稿件写得挺好，我基本上没怎么修改，我已经把稿件发到报社了。你明天还来吗？我明天还有任务交给你。”

第二天，程墨记者继续让我写“中部崛起看教育湖北行”中的另一

篇，这次给我的竟然是一大堆素材，至少十万字以上。当天，我交稿，稿件质量过关。

这两篇稿件奠定了我的实习生地位，我算是被认可了。于是，我开始天天往记者站跑。

这个偶然的机，便是注定我做记者的第七个偶然。

八

一个星期后，刘新其先生安排我独自赴荆州，采访长江大学校企合作工作，身份是记者站实习生。说来似乎可笑，这不仅是我第一次出差，而且是我第一次独自去一个陌生城市。

没过多久，刘新其先生带我赴宜昌当阳市采访，对象是一位名叫郑琦的退休教师，其事迹主要是“多年来长期在家义务给周边的孩子们补习功课”。采访当天，有一个由多家中央媒体组成的新闻采访团也在采访，主人公被各家媒体“拉来扯去”，根本没人在意我这个实习生。我只得先当“旁听生”，最终逮住机会采访了郑琦老师几个问题。

由于此前程墨记者已经发表过采访郑琦的长篇人物通讯，于是我便根据当天的采访写了一则新闻故事，经刘新其先生审核后发到报社。第二天，稿件便见报了，标题是《郑老师收到的特殊生日礼物》。

在回武汉的途中，刘新其先生对我说：“现在有一个民办本科院校想物色一个外宣人才，你若想去，我推荐你去，以你的水平肯定能胜任。”我笑了，告诉他“我才大三”。

回到记者站，刘新其先生交代了记者站秘书两件事情：第一，给小龙办一张省教育厅食堂饭卡，由记者站充值；第二，每月给小龙发500元交通补贴，其他津贴与记者站工作人员一样。

2005年7月，华中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邀请记者站报道该校博士团暑期社会实践工作，希望记者能随团下乡采访。刘新其先生自然地吧活儿派给了我，结果我跟着—群教授和博士在湖北通山县“上山下乡”了好几天，稿件也见报了。

后来，我的采访任务越来越多，站长和记者外出采访都会叫上我。武汉一些著名高校、市（区）教育部门跑了不少，甚至还去了不少中小学。至于外地采访，我每个月至少要随站长或记者去采访一两次，每次